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二一五回 惡滿罪盈奸僧畢命 明哄暗騙狡令誣良

話說金義、金榮將鐵珊和尚捆好，金義又將仁鼎扯到旁邊議論了一陣，然後走到鐵珊面前，將那雪青荷花女褲一撕兩開。鐵珊到了此時，情知不妙，哭哭啼啼的向仁鼎求道：「金大人，你老人家總要開一線之恩，放條生路，小僧待你老人家沒有一點壞心，就是今日這事，起初本是誤人，後因今寵說出實情，這才恃愛來見你老人家的。俗云：人人有好生之德，螻蟻還知生死。總要求你老人家開一開恩才好呢！」就這說話的時候，金義早著金榮取過了幾支燭火，將鐵珊移在那馬房階沿下面。金義便從腰間掏出一個方方的西洋鐵的盒子，將鐵盒消開，裡面一個玻璃瓶子，連瓶塞口通是玻璃的形像，頗為好耍。金義將瓶塞口拔開，但見一股清煙，悠悠揚揚，望瓶外走出，那一種氣味說不出那種難聞的勢子，攻人人的鼻竅，連鼻裡的腦筋都刺病難忍。金義抓瓶在手，笑說道：「這樣藥水在外國本能化鐵如泥，不料我借他來化鐵羅漢。老爺可記得前年紅毛國來的那個使臣，他說他國家裡，新發明出一種藥水，名叫消強水，他說了無數的功用嗎，卻就是這樣東西。」說畢，將瓶放下。又著金榮將鐵珊扳了個仰面朝天，身子向他腿上一坐，不得讓他翻動。金義抓了藥水瓶，對準鐵珊的陽物上潑了兩滴。初時鐵珊吓了兩吓，跟後如黃牛似的大叫大喊。但見那陽物上著了藥水處所，先冒煙，然後由黃而黑，由黑而腐；初時漲起多高，過後那一塊肉無影無形的就不見了。看官，你道這時鐵珊可曾送命嗎？其實並不曾死。這藥水不過勇猛一些，究竟不曾傷著裡膜。鐵珊此時雖痛得死去活來，卻然不得絕氣。初時金義同仁鼎議論，也不過想把他辦做一個廢人算了，也不一定就想送他的命。那知閻王冊上已代他把名字勾去了，大約雖要叫他不死，他卻不能不死。金義見陽物已去其九，便請仁鼎來看。仁鼎道：「還有一些呢，再少加少許藥水，爛淨了的乾淨。」金義又將瓶口對根上旁邊澆去，以為爛完禍根算了，也深怕用多藥水，攻入內竅，那便送命。不料金義對準了才要下手，真個就像有鬼使神差，鐵珊突然用力把身子向上一凸，金義讓不及，那藥水向外一潑，澆得那根上滿滿二分，登時煙霧瘴氣，爛一個窟窿。鐵珊大叫一聲，手一伸，腳一直，喉下已斷了三寸氣。金仁鼎看得清楚，忙問道：「如今是怎麼的？」金榮道：「不好了，和尚死了！」仁鼎見他已死，忽然生了一計，不覺大喜，必須如此如此，這筆田我可以安然受用。總之定法不是法，如今有兩層文章：第一要查點濟公可在廟中問事，如其有他理料，這筆田就推在死人身上，憑他拖我到皇上駕前，我是絕不承認。他的神通再大些，到了死無對證，他也無法可想；假如濟公不在廟中問事，這事便同我家賈妹丈斟酌妥了，就硬做悟真一個私空廟產、暗殺主僧，卻上是一個道理。

打算已定，外面已是四更向後。忙喊了幾個親信的服役起來；將鐵珊身上的女衣撕去，仍將他的衣服換好，找了一張草蓆，將鐵珊裹得挺硬的。好在由後園出去，離大成廟不遠，反轉多著了幾名家人，燈籠火把的，將鐵珊抗了送到大成廟頭門口。

又照會道：「那屍身務須直靠在門上，他家廟門一開，那屍身才得栽進門去。」一些家人仗著主人的威武，就此抗了屍身，橫衝直撞，毫不懼怯，還偏偏並不曾碰著閒人，一直送到大成廟。料理妥當，回頭外面天光已經發白。金仁鼎守著太陽一出，便喚過金榮，叫他到大成廟去如此如此，探聽濟公可在廟中理事。過了一刻，金榮回來，將悟真尋不著濟公的情形說了一遍。金仁鼎大喜道：「我曉得濟公的脾氣，他是好管閒事，他才混到酒吃呢。若說自家的事，他反轉看得是輕淡不過。就如大成廟落成之後，他可曾有三日在廟中理事，所以我料定他這些碎事，他絕不耐煩來管。」

閒話少敘。總之金仁鼎訪得濟公不在廟中，自是非常得意。隨即吃了早點，傳了轎班，直奔臨安縣。賈知縣見了他，論親情是郎舅，論爵位一個赫赫的御史，一個規規的知縣，還有個不唯命是聽嗎？當下金仁鼎見了賈知縣，便先將各事細細說了一個原由，單單把九姨這事改了是同一丫鬟強姦。然後又叫他怎樣到大成廟，怎樣先拜濟公，怎樣隨機應變，通身同他串妥了，末了又招呼道：「老賈，你想升官，就代我把這件體一點心才好。」說罷，便昂然出門上轎而去。賈知縣那敢怠慢，隨即傳了通班差役房書刑房件作，直奔大成廟而來。街中並不敘明，所以一些書差好生奇異；要說到大成廟拈香嗎，不應帶刑房件作；要說到那處相驗嗎，又不曾聽說那處報什麼命案。一直進了大成廟，到了相驗過鐵珊之後，大家這才明白。所以鐵珊到相驗的時節，那下部窟窿裡還不時冒那輕煙，可見那外國的消強水算是分利害。但據這等奇怪傷痕，要照公事辦理這個兇手，當全在傷處著想。無如賈知縣已挾了一個成見來的，叫做天不問，地不問，只要悟真認一個私空廟產，暗殺主僧，才得結。

悟真始終抱住一個山門是那個道人開的，契據元寶是那個和尚交的。處處皆有見證，口口喊的冤枉。初時把一個賈知縣倒也難住了，明知悟真是個冤枉，但是不把個悟真弄得無言可辯，定下罪來，怎能回覆金仁鼎？當下嘴裡雖同悟真說著，心中想著主意，忽然昂頭向客堂外面看閒的人看了一看，賈知縣滿心大喜，暗道：我有主意了。隨即喚過一個伶俐的爺們，附耳說了幾句，爺們往外就走。過了一會，爺們走回，又向賈知縣說了幾句，賈知縣點一點頭。又向悟真道：「悟真，我且問你，如今抱定鐵珊是旁人害的，契據元寶是鐵珊付的，有前殿的道人、管庫的和尚作證。一定這一個和尚、一個道人被你買足定了。設或他們竟不代你作證，那你便怎麼樣呢？」悟真本是一個大賢大德的人，他疑惑旁人的心都是同他一樣，以為這樣大明大白的冤枉，還有個不出來說公話的嗎？他萬不料天王殿上的香火、庫房裡的庫師，知縣一進門後，他們深怕擔人命干證，久已帶了盤程，開了後門，倒不知那裡去了。賈知縣也算是一個老吏，他見一來之後，除拘住悟真以外，並不見什麼和尚道人來往，心中以為他們深怕連累，已逃散了。所以預先著了一個伶俐家人查了一查，果然不舛。明知悟真已沒處找見證，因此便這樣問法。悟真那知就裡，便回道：「如見證同僧人的話有一點不符，僧人情願認罪。」賈知縣笑道：「這卻也好。」隨即抽了一根硃簽，問了這和尚同道人的名字，標寫好了，就派了值日頭押著悟真同去，將二人帶來對證。可憐悟真同那值日頭，殿前殿後，樓上樓下，各處僧寮找了一巡，不但這兩人找不著，就連旁的和尚道人也都一個不見了。悟真暗暗叫苦，只得走到知縣面前，直言拜上。

知縣一聽，假裝著怒氣勃勃的拍案大罵道：「賊禿！本縣根把個體面把你了，你還有什麼說法？」悟真大哭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僧人實係冤枉！」賈知縣道：「人死在你廟裡，你喊冤枉，難道是本縣謀害的不成？咳，我明白了，俗語有句話：牛不打不撒屎，喊不拷不出供，卻怪本縣太嫌仁慈一點了。也罷，你們代我把大刑抬上來！」話言才了，只聽兩邊驚天動地的吆喝了一聲，早有兩個差人提瞭亮霍霍的兩隻點錘，兩個差人拿出一副頭號夾棍，呈到官前。先驗了刑，然後「噹撲撲」

的向地下一擡。悟真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念了幾句阿彌陀佛，當下緊閉雙目，暗道殺也聽便，剝也聽便，我強如此身已死，任人擺佈是了。就這打稿的時候，早有兩個差人走到語真面前，扯著他向下按倒，復行拖著他腿，又將他腿條直了。有一個差人低低的向他道：「悟和尚，我勸你招了罷。何必受些苦，末了還要落供。」

悟真始終閉著眼，他再也不開口。又一個差人道：「朋友，你忒也好說話。人家睬也不睬，你可有些沒趣嗎？大家搶手，把生活做做就好了，你單要說這些閒話呢。」

兩人說著，便將夾棍向悟真腳拐上套好，一頭用繩收緊，一頭用錘敲擊。他這夾棍比那常行的端棍大不相同，端是一股悠勁，他這是股猛勁。大略再什麼有功夫的好漢，總難挨他三錘。悟真既上了棍，他始終眼睛一閉，也不討饒。知縣初時本是嚇他，曉得他吃當不起。及至見了這樣願死不招的形像，真個動了真怒，分件差人：「代我用力加錘！」差人初下錘頭，把悟真細細一看，覺得文弱形像，多分一錘都消受不起。那知一錘下去，他哼也不曾哼一聲。到了二錘，又加重些，他還是這樣。

差人好生詫異。所以到了第三錘，差人是連吃娘乳的力氣都拿出來了，他還是一些不覺。

賈知縣見了這樣，不覺大吃一驚。暗道：人說濟顛僧神通廣大，法力元窮。聽說當先張忠夷用老虎凳上他，反轉把他家小婆子弄得來搞傷。那裡他家徒弟，也學了些什麼法術嗎？且住，我倒不能造次，再將他放起來問他一問，另作道理。就此便著差人將悟真放起，叫至桌前，又用好言騙他道：「適才你腿上可是一點不曾痛楚嗎？你須曉得，並不是你的法力有靈，是我因你文弱，可憐

吃當不起，叫他們只做了一個勢子。假如真將那點錘打下，你的骨頭早經碎了。我今想了一法，代你擬了一堂口供，若照這樣辦法，你可以不得抵償。你如真不應承，那就不怪本縣真用酷刑來待你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一夾三捶，悟真因何一些不痛？這都是濟公暗暗在旁作法，就連悟真也不知道。當下悟真聽了賈知縣的話，以為他真個不肯用刑，又把那夾棍同點錘望望，暗道他如果真下了毒手，我這一雙腳拐還想有嗎？難得這位知縣既然這樣仁慈，我何不且看他究竟代擬的是一堂什麼口供，果能罪不至死，我不妨就把一個□字畫去，免得提心吊膽，在此受罪。就此便望著知縣行了一個禮道：「青天在上，果真大老爺能代僧人擬一堂罪不致死的口供，小僧情願押字是了。」

知縣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同你向無冤仇，何必害你之命？」隨抽了一枝墨筆，寫了一陣。畢竟那供單上怎樣寫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那供單上怎樣寫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